



文/摄 陈杰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高中毕业,在家乡牧场(当时叫生产建设兵团)当了一名小学老师,对书的渴望一下子变得强烈了。自己挣钱了,腰包不再瘪瘪的了,逛新华书店成了我的最爱,每逢有新出版的文学和语文知识方面的书,几乎不加选择地买。幸亏那时书店里的新书少得可怜,不然我兜里的那点钱还真不够用。父亲也经常给我拿回一些知青读物,不知不觉中我的书就有几十本了。在当时我的眼里,已是相当多了,算是有书的人了。看到摆在桌角的书,我突然萌生了有一个书架的想法。那之前,我在牧场几个有点学问的亲友家看到过一种简易的书架:一块长木板做底,两头立上两块短木板做堵头,后面横上两条横撑就成了。

会木工活儿的表哥听了我的想法非常支持,很快做好给我送了过来。那个书架半米多长,做工还是很精细的,表面还涂了白漆。我非常喜欢这个书架,把当时拥有的书整齐地摆上,放在写字桌里面靠墙的位置,感觉几平方米的小屋立刻有了一股文化气息。

我家书柜的变化

个书柜算是很时髦的。后来我在哈尔滨安家,还把这个书柜带到了哈尔滨。我把常用的书摆在上面,妻子在书柜前面挂了一块绣有图案的布帘,是一位亲属送的,很好看。我认为比较重要怕丢失的书,则放在了下面柜门里面。

从此,我的书柜便矗立在我的陋室里了,并被安置在我的床头重要位置。记得一位名人说过:最好的墙壁饰物是书,它们的颜色和外观丰富多彩,胜过任何墙纸……确实,那些年陋室狭小,家徒四壁,但有书柜支撑门面,我并没有感到寒酸。

没想到进入九十年代,突然感到书柜似乎变小了,柜子里的书越来越拥挤,伸不开腿脚了,横的竖的满满登登。再一看书柜里的书,好多都是儿子的了。一天天长大的儿子,默默地跟我争起了书柜的使用权,我只好把一些和工作有关的书放在了办公室。即使这样,不断增多的新书还是让我感到了书柜的窘迫。儿子上中学后,大量的课内课外书籍在家里到处泛滥,正好那年单位为我调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,我第一件事就是为儿子买了一个组合书柜,既可以存书,又可以写字,光明家具厂生产的,简洁而大气。从此,儿子有了自己的书柜,不再和我争地盘了。

2000年的时候,我买了一套新房,新房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客厅,虽然光线有点暗,但毕竟宽敞了不少。我一贯是小富即安的性格,以为会在这里住到老了,于是让一个懂设计的同事精心设计了一个书柜,整整占了一面墙,设计比较新潮,高低错落有致。按照同事的建议,我特意在

书柜里面使用了叫紫影的胶合板,多花了不少钱。当我把一捆捆的藏书打开摆在书柜上的时候,我突然感觉我的书也跟着我享受了乔迁之喜。当然,有了新朋友,不忘老朋友。家里的另两个书柜也都被安置到了合适的地方。

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大发展,也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。本来以为要住一辈子的房子,还是被新的更大的房子取代了。2013年,我又有了装修设计新房子的机会,我首先还是想到了我的那些书,一本本平装书、精装书、旧书、新书一直被我视为最宝贵的财富,有的已经和我相伴了几十年,而且还将继续相伴下去,决不能冷落了它们。我和妻子商量,拿出一个房间作为书房,在书房的两侧定做两排书柜。于是,在同事的帮助下,我连续几天跑装修市场,看样品,谈价格,最后花了一万多元定制了一组书柜。师傅安装时,我一直跟在身边,目睹了一块块木板组合成书柜,在我的书房挺立起来的全过程。那个过程让我心里感到甜滋滋的。

现如今,我已经在宽大的房子里住了多年,我把书房置办成藏书的主阵地,同时在客厅和卧室也摆上了之前的小书柜,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书。几个不同风格,不同样式的书柜,让我感到了一股文化气息在家中弥漫。

更让我欣慰的是,一次与在珠海定居的儿子视频,发现刚刚10岁的小孙子童童也有自己的书架了,童童还自己动手,把自己的书分成不同的类别,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。看到小孙子的书架,我感觉心里暖暖的。

黄昏书斋

征稿启事

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,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;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,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、诗词也可以投稿;本报设立《贺寿》栏目,家中老人寿辰,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,留作纪念哟!

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、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道展示,那就快快参与吧!投稿邮箱:shbxyy@163.com(注:本版《书画斋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,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大行号)



哈铁7月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

哈西至北京朝阳最快4小时35分

首开牡丹江至杭州旅客列车

02

冰城收藏爱好者张树信

家中打造铃铛王国



三十年淘遍国内外

搜集一万三千余铃铛

给藏品编号建档



03,04

《灶台物语》读后

——本人生哲思手册——

姜胜群

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灶台物语》,是在人民日报漫画增刊《讽刺与幽默》上长期连载的栏目。该栏目推出的文章,以“灶台”为中心,借助食材、烹饪、餐具、饮食习惯等,展开丰富的联想,表达人生感悟、处世哲理。文章没有长篇大论,而是言简意赅,幽默有趣,通俗易懂,老少咸宜。

如“生活就像挑食”一文——“闺女有很多不爱吃的食物:芹菜、胡萝卜、鸡蛋……挑食是人们公认的坏习惯,因此她经常受到我的责备。我也有不爱吃的食物:香椿、茴香、蒿子秆……它们绝不会在餐桌上出现,因为我掌管着食材采购权。生活就是这样:大人们在菜市场尽情挑三,孩子们在餐桌上不能拣四。想当初官随随心所欲放火,却不让百姓循规蹈矩点灯。”

由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孩子“挑食”现象,深刻思考,提出家庭伦理关系中存在的“不平等”。“大人们在菜市场尽情挑三,孩子们在餐桌上不能拣四。”为什么?因为作为家长的“我”,掌管着

食材的采购权。“我”喜欢吃什么,便买什么,做什么。没有食材采购权的孩子,只能被动地家长做什么吃什么,甚至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。所谓“挑食”的“坏习惯”,必须受到家长的谴责。

也许很多家长出于爱心,在选购食材和做饭时,考虑到孩子的喜爱,做孩子喜欢吃的饭菜。但是,在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中,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不平等,存在于诸多方面。如,孩子不喜欢书法,家长强迫孩子参加书法班。孩子不喜欢跳舞,家长强迫孩子参加舞蹈班……甚至孩子长大后,谈恋爱,搞对象,家长都要横加干预。

所有的强迫和干预,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——“我”是爱你,为你好!

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杨春时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,他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家庭中的“恩爱关系”。他说,“推己及人”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可能是善意,但客观上,却是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,因为施恩者拥有

独家的支配权。虽然施恩本身是一种爱的表达,但这种恩爱,是一种权力关系。一旦爱权力化,便成为一种控制。如父母强迫子女学习,不顾子女个人感受的爱,实际上是剥夺了受恩者的自主选择权。

“生活就像挑食”一文,责备孩子“挑食”,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孩子的自主选择权。“想当初州官随心所欲放火,却不让百姓循规蹈矩点灯。”由孩子“挑食”,联想到封建社会的“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,现实与历史,世俗与典故,跃然纸上,发人深思。

《灶台物语》中的每篇文章,都配有精美的彩色漫画。每篇文章的后面,都留有空白页,供读者随手书写或绘画,与作者一起,在灶台方寸间,与作者共舞。因为这本书“不仅是一本美食导览书,还是一本可以随时记录的手账本,更是一本人生哲思手册。希望每位读者都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,在书中收获那份属于自己的心灵抚慰与治愈力量。”

新闻

更亲 更近 更懂你



龙头新闻客户端

报料热线

4种/报料方式/

本报官微
龙头新闻APP

本报官博
生活报网



生活报官方微信